

徐学毅◎著

二

王

书

学

丛

考

二王書學叢考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Handwritten text in cursive scrip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characters are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二
王
书
学
从
考

二王書學叢考

徐學毅◎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二王书学丛考 / 徐学毅著. —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623-5366-9

I . ① 二… II . ① 徐… III . ① 汉字 - 法书 - 研究 - 中国 - 东晋时代
IV . ① J292.1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6300 号

二王书学丛考

ERWANG SHUXUE CONGKAO

徐学毅 著

出 版 人: 卢家明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责任编辑: 王 磊

印 刷 者: 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2.5 字数: 231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自序

我的家乡广东省雷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艺术氛围浓厚，更有“中国书法之乡”的美誉。俗语云“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由于小学作文曾被老师嘉奖，三年级时获得了参加校内书法兴趣班的机会，跟随一位已经退休的老先生习书法。他的名字我已记不清，唯有教写“春”字时将撇捺的夹角处理得极小，颇具古意，还依稀印象。很快我成了年级中板书壁报主要抄手，后来在一次小学同学聚会上有位女同学追忆二十年前她常常模仿我的笔迹。我的书法正赖于此位老先生的启蒙，使我今日能从事笔墨文字之业，此乃吾生之幸运。

初中我就读于雷州第三中学，度过难忘的三年。当时得到恩师欧学广的指点和正规训练，使我得以夯实基础。后又接触到莫颂军等老师，并获得雷州中学生书法一等奖，这更加激发了我的书法热情。每喜悬一法帖于床幄，躺下观察揣摩。

高中时期我的兴趣转向了绘画。考入华南农业大学后结识了一群书画社同仁，相互砥砺，有针芥之合。社团中又有书法名家梁鼎光教授和我人生中重要的恩师梁深洪教授作为指导教师，因此更昕夕寝馈于斯而不知肉味。大学时期最让我难忘的还数下午到邻近的暨南大学蹭谢光辉、丁政等教授的书法课，尤其见到初中时代就业已心仪的曹宝麟先生，晚上踽踽独行步回宿舍时总是一路回想其运笔神技及言寡意长的言论，时有会意，辄喜而不眠。或许到此时我才窥见了书法奥秘之一二，也不自觉地走上了从事书学研究之路，而治学方法也先入为主地偏好曹先生所擅长的乾嘉考据方式。我的兴趣是二王书法，当时尝试对六朝书史作个梳理。不过那时积累终究浅薄，尚处熟悉文献的阶段，未能消化而推陈出新，又缺乏学术训练，待将

三国部分写了几万言后才发现人家早有类似的硕博论文，自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所作无非叠床架屋，无甚价值，便束之高阁而作罢。此次给了我教训，不宜过早便探讨范围太大的课题，应从小处着手，平时多作札记，由点带面、积少成多地进行研究，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拓宽眼界并了解学术动态。

毕业后任教我除了完成教学任务，还度过了几年吟啸山林、放情丘壑的日子，近乎搁笔，仅零零散散地写了一些其他领域的文章。再次回归书学写作得益于与祁小春教授的一次见面。祁教授以研究王羲之著称，正符合我的学术兴趣，从他的著作中我也得益甚多。曹先生刚回国任教时就曾建议我报读他的硕士，但终究未能如愿。幸运的是2009年我旁听暨大研究生答辩会时见到了他，并在会后请教了《〈十七帖〉》的一些问题，他建议我将想法形诸文字，参与学术界的讨论。于是写下《〈十七帖〉来源与真迹遭割裂问题献说》一文请他过目，也得到了陈志平教授的指正。此文与另一篇《对〈洛神赋〉是否为王献之书与其前中后期书风演变的探讨》在参与2013年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意外获得了认可，对我而言这是极大的肯定。可以说西泠印社对我有知遇之恩，故对此社我始终怀有特殊的好感。由兹，书学探求欲与日俱增，连续在《中国书法》发表了三篇考辨二王书迹的相关论文，虽与该刊朱培尔主编素未谋面，却间能得到他的照顾，这也成为鞭策我提高文章质量的动力。

我选择研究二王，很大原因是出于习书所需，并非纯粹为了学术。我是千千万万个向慕魏晋风度中的一员，期冀得到右军“灌顶”传功，能写出一手纯正的“恍若神明，顿还旧观”的魏晋书迹。而考证法帖的过程往往最能深刻地体会作者的书写背景和技艺细节，于己大有裨益。因此写作过程虽然有时采用网络检索的现代方法，但大多数时候我还是喜欢翻书，去感受和享受那一股古朴而浓郁的书香。

2016年冬，蒙黄仕平局长、王宇先生和郑堪明兄长关心，屡发倡议，命我将书稿出版，并号召一群亲朋好友鼎力相助，令我倍觉感动。乃鸠集旧文新稿，删改损益，分章别目，遂成本书。书中涉及陆机和桓温书迹的两篇文章因同属晋朝便权宜并入第一章。部分章节旧文已见发表，但往往转觉后悔，因发现其中有错漏或牵强之处，对《平复帖》与《郗司马帖》的讨论便是如此。不过每个人都有逐步成长的过程，于此作了补救性的增订修改还是予以收录。

笔者深知学力有限，勉力成书差如荒野献曝，尚赖方家识者不吝指正，则吾幸甚幸甚矣！

第一编 书迹考证

二王传世楷书真伪丛考 // 003

从几点细节管窥《兰亭》之真伪 // 031

《积雪凝寒帖》与《伏想清和帖》的书写时间 // 041

《十七帖》来源与馆本形成过程献说 // 048

《送梨帖》与《敬祖帖》浅考 // 062

王羲之《至洛帖》及有关桓温的书札 // 068

王操之《先墓帖》与《纸笔精要帖》之真伪 // 075

《郗司马帖》非寄周抚——兼补证王羲之生卒年 // 080

《谢光禄帖》与《晚寒帖》小考 // 085

东晋桓温《大事帖》考 // 089

也议《平复帖》释文 // 097

第二编 书风探讨

右军书风何以笼罩书史 // 105

王献之的书风演变与分期 // 110

第三编 **史事辨析**

- “官奴说”的正误 // 119
由《儿女帖》与《七十帖》引发的相关考察 // 124
王羲之是否有亲妹 // 133

第四编 **僻典撷谈**

- 二王琐探十四则 // 139
清代笔记中王羲之三题 // 168

附录

- 古代书家之怪谈 // 175
书学札记 // 182

后记 // 192

二王书学丛考

第一编

书迹考证





二王传世楷书真伪丛考

二王父子已无真迹存世，而摹本、刻本也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争议。此处拟对二王名下十件传世楷书的真伪作些扼要考辨和阐述。

一、（传）王羲之《佛遗教经》

未署“永和十二年六月旦日山阴王羲之书”，宋以前不见著录，赵明诚《金石录》云：“国初时人盛传为王右军书，惟欧阳公识其非是。”是知北宋欧阳修最早辨伪，其《集古录跋尾》卷十“遗教经”条云：

右《遗教经》，相传王羲之书，伪也。盖唐世写经手所书。唐时佛书今在者，大抵书体皆类此，第其精粗不同尔。近有得唐人所书经，题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书者，皆与二人他书不类，而与此颇同，即知写经手所书也。^①

但苏东坡则委婉地反驳其师欧阳修单从书写风格类似唐经生书就下定论判为贋品的观点，云：“以其言观之，信若不妥。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黄庭坚则支持定为贋品，既同意是“经生书”，又指出经文译出时羲之已经离世，显然后者是非常有力的证据。其《书姚诚老所书〈遗教经〉后》云：

姚诚老书《佛垂般涅槃略说教戒经》（即《遗教经》）用笔有意态，惜乎不能耆老毕其能事也。世有贞观中敕书班行，经生书小楷一本，最端谨妍丽，世因谓之

^①（清）纪晓岚等纂集·文津阁四库全书（子部第二六九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48.

王右军书，盖不知弘始四年译出此经，右军没已数年矣。^①

《遗教经》由姚秦鸠摩罗什翻译成汉文后广为流传，而永和十二年（356）鸠摩罗什年仅十三，罗什来长安从事译经也是东晋隆安五年（401）后，时右军已卒。当然罗什以前是否有此汉文佛经流传，文献并未记载，但这种可能性极小。路远先生曾将唐刻残版《佛遗教经》（图 1-1）与《中华大藏经》本比勘，发现有十八处文字差异，^②但基本只是某单字使用不一，整句和较长词汇极少有出入，因此基本可判断出于同一翻译家，或许抄写过程辗转积累了讹误而已。另传有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楷书拓本，末署“永和十年四月十八日王羲之”，作伪手法如出一辙。

北宋董道亦云伪作，但指出唐德宗时比丘道秀所写的《佛戒经》“与此经一体”，故可视其主张是道秀而非经生书，其《广川书跋》“遗教经”条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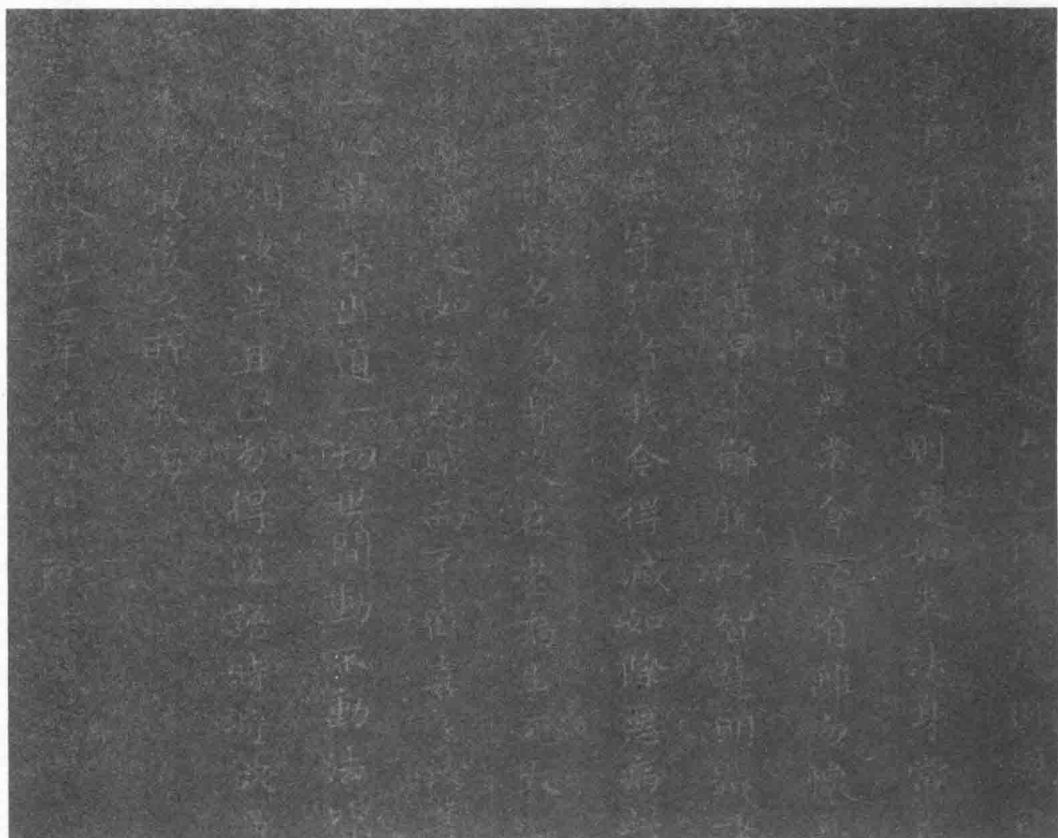


图 1-1 《佛遗教经》局部（《玉烟堂法帖》刻本）

① 吴光田. 黄庭坚书论全辑注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8: 229.

② 路远. 新见唐刻《佛遗教经》残石考 [J]. 考古与文物, 2009 (1): 65-73.

欧阳永叔以此为唐写经手，黄鲁直谓此书在楷法中小不及《乐毅论》……后人不见逸少迹，若碑刻所传，已多假伪，则临拓善工，自足惑世矣。尝得《佛戒经》，其碑乃比丘道秀书，与此经一体，率化众缘，共崇镌刻，则知为道秀所书，但世不传尔。道秀，德宗时人，其书当建中三年壬戌，盖永叔、鲁直不见碑阴，故所评如此。^①

清钟德祥并不否定书风，但疑为后人集字。袁昶《毗邪台山散人日记》载：

《遗教经》出于姚秦，王右军所书。疑为后人集右军书为之，如《圣教序》例。钟夫子云（笔者按：“钟夫子”应指与袁昶的同榜进士钟德祥）。^②

唐初褚遂良《右军书目》仅录右军真书共四十帖，盛唐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载：“今天府所有真书不满十纸”，《书估》载：“如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知唐朝时右军真书已相当稀少，后人要摹其楷书集成两千余字的《遗教经》，既费时力也不易实现，怀仁集《圣教序》、大雅集《兴福寺碑》均摹行书即是例证。另帖末署“王羲之”与当时普遍无名款的风气不合。

综上，将《遗教经》定为贗品庶几不谬，需继续探讨的只是经生抑或道秀书。道秀面目今已不得而知，而二王伪作宋人多疑出于唐经生，如黄庭坚《题〈东方朔画赞〉后》亦云：“如佛顶石刻，止是经生书。”《广川书跋》说右军《告誓文》真迹于岐王宅被焚后其晚出的碑字“似是唐经手拓摹以传”。米芾《海岳名言》云：“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已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开元已前古气，无复有矣。”^③若果是经生，以书迹判或写于开元前。今存《玉烟堂法帖》《墨池堂法帖》等刻本，《式古堂书画汇考》《湛园题跋》等著录。

二、（传）王羲之《孝女曹娥碑》

王羲之《孝女曹娥碑》（图 1-2）自宋代即聚讼纷纭，今人启功、杨仁恺、黄文宽、梁少膺和中田勇次郎等先生也均有相关考述，见解不一。于此，笔者仅提些粗浅看法。首先，宜将绢本墨迹与拓本区别讨论。

先说今传绢本（辽博本、南宋御府藏本）。其书讹误频见，董其昌断为伪作，如“千夫失声”作“千大失声”，“何怅华落”作“何长华落”，文意不通，自

① 崔尔平. 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 135.

② 张小庄.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 (下) [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12: 736.

③ 上海书画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 历代书法论文选 [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1979: 3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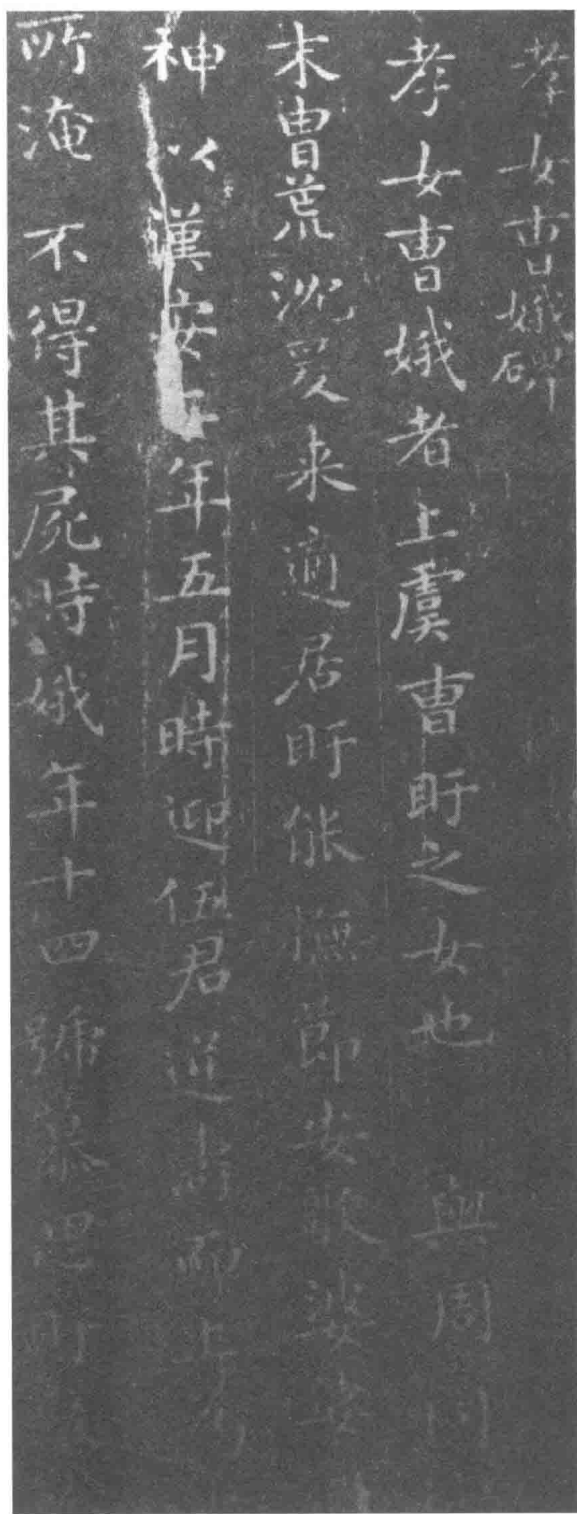


图 1-2 《孝女曹娥碑》局部（安思远藏本）

非文士名流所写。其题跋自南宋起皆真，但南宋以前如柳宗直与韩愈题跋、僧权与怀充签署的笔迹均相同，又题记“丁未”误作“巳未”，都说明是伪作。今人定为晋代、六朝、唐末至宋初等无名氏书，大多否定为右军真迹，除了部分浙江籍研究者。此绢本《曹娥碑》为宣和装裱样式，而卷后拖尾有南宋开国帝皇赵构的题跋，款署“损斋”。清初孙承泽《庚子消夏录》卷五《王右军曹娥碑》云：“宋拓《曹娥碑》乃宋高宗御府本，书法静婉贞淑，如见其人，书字至此，真可倾国。”有时笔者颇疑此绢本或正是赵构所临，“静婉贞淑”甚符合其书风特点，而后人在其上妄加了南宋以前人的题跋。

再说今存拓本，万君超先生归纳为三种类型：越州石氏本、《群玉堂帖》本和南宋刻本。^①且认为南宋刻本源于石氏本或《群玉堂帖》，而《群玉堂帖》乃韩侂胄据绢本摹刻，保留了唐人观款。既然绢本伪，则《群玉堂帖》与部分以《群玉堂帖》为底本南宋刻本均伪。亦有人认为《群玉堂帖》本是翻刻石氏本，不管怎样最终我们要探讨的只有越州本。

民国《新昌县志》称南宋初石邦哲摹刻《越州石氏帖》中的《曹娥碑》为晋贤书，而此本无唐人题跋，前部

① 万君超·读碑赏帖札记（五）[J]. 天涯读书周刊, 2013（8）.

分比绢本多出梁“怀充”二字，书风比绢本的笔力怯弱，亦差距甚大，若称此为右军书，疑点相对少一些，但仍有四点问题。

(1) 为何降至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才首次提及“逸少《曹娥帖》”与“跋逸少《升平帖》（即《曹娥帖》）后”？

(2) “在洽之阳”误作“社洽之阳”，“千夫失声”误作“千夫共声”。

(3) 末存“三百年后碑冢当堕江中，当堕不堕逢王匡”，清末民国欧阳辅《集古求真》云：“此等不经之言，与《保母砖》如同一辙，何右军父子均书其怪异如方士妖僧乎？蔡雍之‘雍’字亦古所未有。”

(4) “蔡邕”作“蔡雍”。^①

当然以上四点也有商榷余地，以下逐一作对应讨论。

(1) 杨仁恺先生在《晋人书〈曹娥碑〉墨迹泛考》文中说倪元林题石本《黄庭经》提到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载有《曹娥碑》等真迹，^② 不过检阅范祥雍点校的《法书要录》并无记载，或许倪元林有误。毕竟著录也只能作为辅助而非有力证据。

(2) “在”“失”二字误刻可能由于与“社”“共”形近而讹，并不意味底本伪。

(3) 文末有讖记也并非一定是“方士妖僧”伪作，虽然献之《保母砖》末记“后八百余载，知献之保母宫于兹土者，尚可考焉”，但与距离出土时间竟大体契合，显系后人伪托。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作伪者为何会采用如此愚蠢、画蛇添足的手法？而姜夔、周密、赵孟頫等题跋又俱不责此妄言呢？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唐宋元人所见的古人书迹应当也时含讖记，故而见怪不怪。如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云：“斯（李斯）《秦望纪功石》云：‘吾死后九百四十年间，当有一人代吾迹’。”^③ 同书录虞世南《劝学篇》云：“羲之于山阴写《黄庭经》，感三台神降；其子献之于会稽见一异人，披云而下，左手持纸，右手持笔，以遗献之。”以上文献固是伪作，但年代均是宋或宋以前，唐代《书谱》也曾批评献之“假托神仙”，是知唐以前诸多荒诞不经的传闻流传必广，而生活于盛行撰写《搜神记》之类志怪年代的右军，又在并非“书与某人”的情况下顺手记一两句怪闻讖语是否并非绝无可能呢？

(4) “邕”字作“雍”，杨仁恺先生已有考释，结论是汉晋之际“邕、雍实本一字”，并非为避讳北周宇文邕。至于有人解释此“蔡雍”为上虞人可能显得牵强。

综上，绢本《曹娥碑》可定为贋品，而越州石氏本尽管可寻找到一些解释的依据，

① 万君超. 读碑赏贴札记(五)[J]. 天涯读书周刊, 2013, (8).

② 张华庆, 李冰. 杨仁恺谈书法鉴定[M].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0: 217.

也还是难成为可信服的辩护。若以《来禽帖》作为参考标准，无论是哪个版本的《曹娥碑》，其书风均显古意不足。

三、（传）王献之《乞假帖》

王献之《乞假帖》（图1-3、图1-4）刻于《宝晋斋法帖》。《东观余论》评《乞假表》是“大令传于世佳者”，田熹晶女士认为：

此《乞假表》当与《乞假帖》为同一书迹。因为《乞假帖》是写给皇帝，请求准假的书帖，所以书写极为恭谨，与献之其他楷书字帖极为接近，故黄伯思认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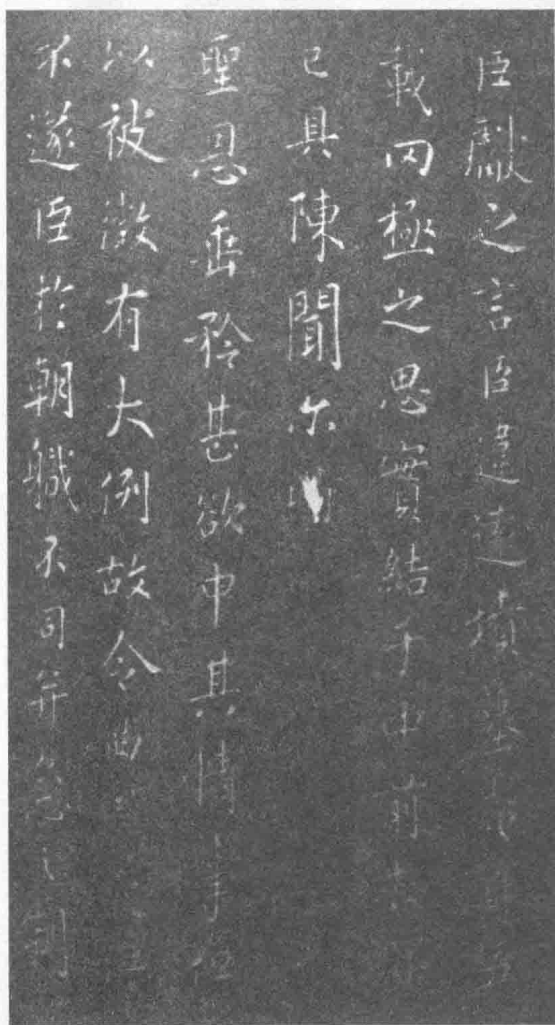


图 1-3 《乞假帖》之一（《宝晋斋法帖》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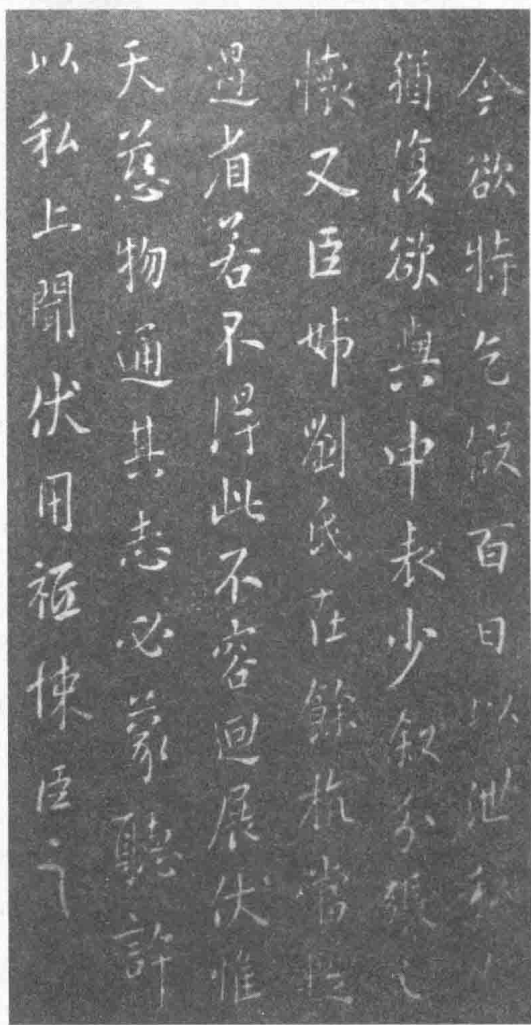


图 1-4 《乞假帖》之二（《宝晋斋法帖》刻本）

小王真迹，为“暮年道美之时”所书。^①

田女士还考证其为太元十年（385）王献之从吴兴太守被擢为中书令时所写，所言时间、事件均似合理，文词上似可信。刘茂辰先生在《王羲之王献之全集笺证》中以帖语“违远坟墓，奄冉五载”，又据羲之卒于升平五年（361）而推算写于太和元年（227），似乏说服力，因为此年献之才二十三岁，不太可能居于异地已然五载，何况丁忧也需两三年。

此帖“圣”字提行另起，与《绛帖》刻羲之书与帝皇的《霜寒帖》“圣”字、《姨母帖》墨迹“姨”字提行另起相同。《乞假帖》字距行距宽绰，与含有较多楷书的《廿九日帖》摹本类似。从文句和格式上看此帖为大令书似无明显破绽，只是为何宋以前无资料语及此帖？其部分文字的书风与献之可靠书札中的楷书有所接近，不过总体行气不畅，缺少大令典型的沉厚跌宕，是否摹刻不精所致？又抑或大令书写时过于“恭谨”所致？虞龢《论书表》云：“子敬常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可见大令向帝皇上疏时的确怀有刻意求佳的心态。

四、（传）王羲之《告誓文》

王羲之《告誓文》（图 1-5 至图 1-7）有两种体系，一者刻于明代《玉烟堂法帖》、清代《玉虹鉴真帖》，定为王羲之书。另一刻于清代《墨池堂帖》，末署“智永”，被题为“隋僧智永集王右军书”，细校其大小及字形与《玉烟堂法帖》基本接近，所以也被今人题为“智永临本”。

宋齐时王僧虔《笔意赞》云：“先临《告誓》，次写《黄庭》。”南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曾提及“缪袭《告墓文》一纸”旁注“是许先生书”，缪袭为魏国时人，许先生指许迈，此《告墓文》显非右军文书。唐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载正书卷四含有四帖，为：

周公东征（注：十一行）；年月日朔小字（注：十四行《自誓文》）；尚想黄绮（注：七行）；墓田丙舍（注：五行）。

此《自誓文》即是《告誓文》。此帖来历，徐浩说是杨师道所进，其《古迹记》载：“乃于滑州司法路琦家得羲之正书扇书一卷，是贞观十五年五月五日扬州大都督、驸马都尉、安德郡开国公杨师道进，其褱是碧地织成，褱头一行阔一寸，黄色织成，云：‘晋右将军王羲之正书卷第四’。”又云：“玄宗开元五年

^① 田嘉晶. 王献之《忽动帖》《乞假帖》小考[J]. 中国书法, 2013, (3): 199-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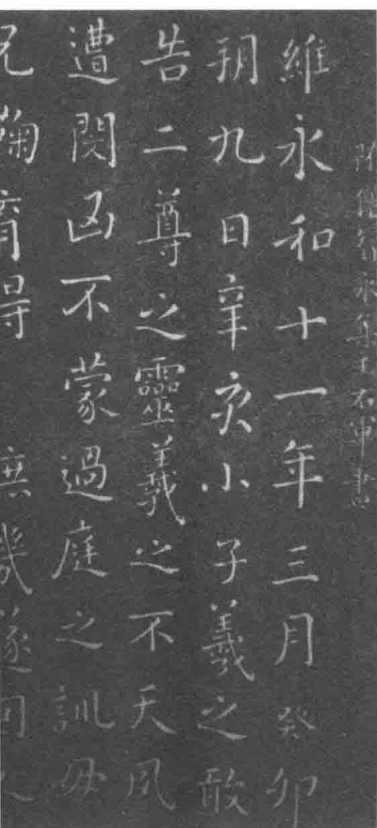


图 1-5 《告誓文》之一
(《墨池堂法帖》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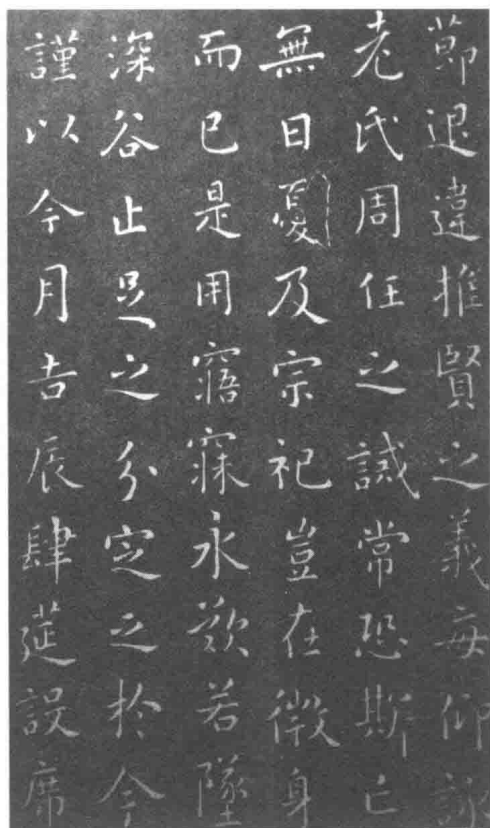


图 1-6 《告誓文》之二
(《墨池堂法帖》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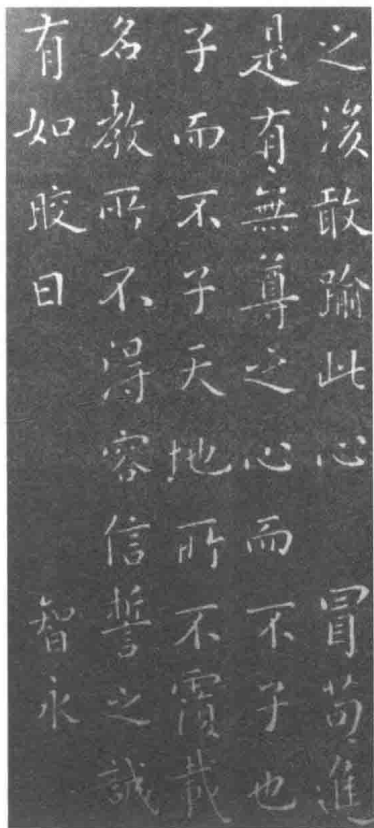


图 1-7 《告誓文》之三
(《墨池堂法帖》刻本)

十一月五日，收綴大小二王真迹，得一百五十八卷。大王正书三卷（注：《黄庭经》第一、《画赞》第二、《告誓》第三，臣以为《画赞》是伪迹，不近真）。”此“《告誓》第三”是徐浩评价其精妙程度次于《画赞》，而《画赞》却被认为是伪迹。

孙过庭《书谱》云：

止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史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私门诚誓，情拘志惨。

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

每函可二十余卷，别有一小函，可有十余卷，于所记忆者，是扇书《乐毅》《告誓》《黄庭》。

惟则索看，遂出扇书《告誓》等四卷。

张怀瓘《书估》云：

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